

民性得矣處爾道通遊曰湯之間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三

外篇在宥

肅 齊 林 希遠 虛三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蹙蹙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怙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會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氣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怙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和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卑執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仰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為妄動也懂懂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為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鷙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為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偽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

問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為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偽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傷卷俗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情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為明而好五色為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為之故以為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為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也業能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

聖字上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長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為害矣嚮卷局束之貌儉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齊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儻之謂言之不足乎舞足蹈也此皆識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為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盞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沈酗于酒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然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此段直說無為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藏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為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然而雷聲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豈可以莊子為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卵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

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爲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崔覆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驟而天價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撓者無撓亂撓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頹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爲因殺乃自累自苦之意練約僕美也剛強之人或爲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廉劇圭角也彫琢磨礪也諺云入大學者菱角入去鷄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意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劇彫琢

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凜凜時如凝冰然此皆形容人心燥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驟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驟係於天價與憤同儕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儕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爲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足也矜者動與攪同牙柄也項籍傳劍種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崇其內也規爲也言其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說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爲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爲知而以人爲愚自以爲善而以人爲否自以爲信而以人爲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此都狼籍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推擊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

殊死者相枕也桁揚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毀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揚榘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桎距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遠至於用刑鉞錮繩墨推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滿也春春者猶籍籍也罪在揆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之被罪者其乘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毀攘臂乎桎梏之間離毀支離翹毀也攘臂奮手言故也乃自許自高之執意歎也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恥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皆是奇筆處桁揚械也相推行行者相撲撈也桁揚榘因聖知而有桎梏鑿柙因仁義而有桎距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距之嚆矢也榘

摺今枷中橫木亦楔也嚆矢今之響箭也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開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倭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羣生是變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營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翦猶淺淺也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帝曰茅間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廢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挫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為善問窈窕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為此說也無勞無挫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自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



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慎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

以動吾心也纔多知則為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故曰多知為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涵

富莊子要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為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緜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麻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夫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畫倫王畫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瞻然無知舉頭但見日

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為長文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緜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速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緜乎遠我者昏乎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躡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執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躡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躡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髀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儻然自失之貌贊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實油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實油翁投子曰油油看禪宗此事便見雲將曰遊乃是

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為遊也不輟而對曰遊仰而視曰吁晝得自妙有羣生之間便與前黃帝之間同掉頭掉頭也天忘朕邪朕我也呼鴻蒙為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邪浮遊周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執掌紛汨也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効也民以我為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

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羣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羣而去則是有爾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在搜人心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後使度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演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聞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拜稽首起解而行

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苦哉是也僂僂乎急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急歸

去不必問我這一段莊撰問答處便似傳燈錄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言汝但處於無為之中而物者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

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論同論沒也泮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泮演大同矣泮演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魄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云衆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之貌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為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一句甚精微當著眼者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聞者見也無問無聞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

為自然也我能無為自然則物物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異已是以我皆出乎眾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眾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眾人雖欲出眾而何由出眾若謂之獨見則必眾人皆不

知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如眾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為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為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為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為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物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也無為則無所不為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闡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為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擊汰適伏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手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不已之貌適往也擊撓也汝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擊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日如是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

得而自私是無已矣既已無已則何者為有即雁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處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如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蘊不相離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道為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賤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賤昧矣然

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處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處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

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為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為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不可不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

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為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為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

不累積以高也累積以為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累音壘不謀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為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為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

忌也應應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無所退縮故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轉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是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事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



為然而有不可以不為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統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統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不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為者也。上句使屬道心下句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免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若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為君臣

子其有真者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而兩轉既就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犯有為無為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闢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潑潑地。但其言語錯雜。難辨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庸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為莊子未嘗識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日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

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云。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贏。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早喚做贏中間又著箇不可不三字。似此手脚更贏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象。若分別得這贏細氣象出方知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關佛只說得皮毛。他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開之。何由得他眼。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三